

四月,贾鲁河沿岸的槐花开了,流蜜的季节到了,放蜂人追着春天的脚步,从南向北走,到这里赶上了春天,便停下来和春天一起小住。

此时的贾鲁河沿岸成了一片雪海,白茫茫一眼望不到边。一疙瘩一疙瘩的雪白的槐花从枝头泻下,粉嘟嘟的不见一点绿叶。每一棵树就像一堆雪,一堆堆连在一起,高低起伏绵延几十里,远远望去,像雪海里涌动着浪花。

出于对放蜂人生活的好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双休日,我来到槐林中,来寻访养蜂人。一走进槐林,一阵阵清清的槐花香扑鼻而来,使人忍不住深深地呼吸,想把这清香吸入五脏六腑。

散文

槐花似雪

李超

槐荫下,一排排蜂箱像码好的牌,摆得整整齐齐。两个养蜂人正忙碌着。他们头戴斗笠式的网帽,戴着套袖,系着围裙,把一个个储满蜜的蜂排从蜂箱中取出,放在机器上摇,清亮亮的蜂蜜便流进了大桶里。

我信步走在槐林的小径上,陶醉在如诗如画的景色里,陶醉在曼妙人耳的乐曲中。不远处隐隐出现一顶帐篷,我知道,那是养蜂人住的地方,便加快脚步向前走。

槐荫下,一排排蜂箱像码好的牌,摆得整整齐齐。两个养蜂人正忙碌着。他们头戴斗笠式的网帽,戴着套袖,系着围裙,把一个个储满蜜的蜂排从蜂箱中取出,放在机器上摇,清亮亮的蜂蜜便流进了大桶里。

我没有坐,在周围看了看,闲着没事,看他们劳作的姿势很美,便拿起相机给他们拍照,没想到,这女子竟摆起了造型,一看就是一个爱美的人。

他们终于忙完了,女的进帐篷洗手,男的走过来,递烟给我。我摆手谢绝了。问:“你们是哪人?”

男的自己点上烟,说:“湖南怀化。”

“来多少天了?”

“年年都来,有五六年了。”男子显然没有听清我的问话,便不再再问。

正说着女人从帐篷里出来,摘去斗篷套袖,更显得清秀精明。笑着对我说:“我还以为你是来买蜂蜜的呢!采访我们什么?”

我连忙解释:“我是对你们放蜂人的生活好奇,双休日,到这来看看。”

女人笑了,说:“其实,我们有什么可采访的呀!年年正月就出来放蜂,从南到北,一直到九、十月份才能回家,烦死了。”

“不放蜂干什么?”男的突然瓮声瓮气地呛了女人一句。

“其实,你们的生活也挺美呢,和春天一起走,眼里看的是鲜花,呼吸的是新鲜空气,喝的是蜂蜜。”

“去做饭吧,让记者在这里吃饭。”男的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对女人说。

我连忙拒绝。不想男人却急了:“你看不起咱?”

“好!好!恭敬不如从命。”

“我请你喝王浆酒,你在别处喝不到的。”男人见我答应,高兴了,神秘兮兮地说。

时光已至正午,蜂儿却不知疲倦,像是空中的小精灵,飞来飞去,忙碌的采集着花蜜。我和养蜂人越说越投机。这男子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也爱说话的。

他告诉我,他们祖辈就从事放蜂的职业,到他这一辈已有五六代了。老婆是苗族人,是苗寨里的尖尖,却硬生生让他这个汉族小伙给抢跑了。他们小夫妻结婚五年,还没要孩子,为的是这养蜂的事业。今年打算要一个,明年让老婆在家呆一年,那就只好他自己出来放蜂了。

他还告诉我,他们放蜂,先赶江南的油菜花,再赶中原的槐花,枣花,一直要向北到大兴安岭的松花,完达山的紫云英花,一年要跑遍大半个中国。当我问他蜂箱怎么运输,蜂蜜怎么卖。他得意了,说:“过去靠火车托运,现在有物流,很方便的。蜂产品销售更不愁了,过去都是卖给供销社,压级压价还不给好脸色。现在好了,买蜜的直接找蜂林子里,城里人图的是新鲜纯正。还有经纪人,一个电话打过去,就会来收,有多少都不愁卖。”

说话间女人已搬出小桌,端上了酒菜。我们三人便坐在树荫下吃饭。间或有蜂儿落在身上,菜盘上。主人看我害怕,忙说:“没事,你不惹它,它不会蜇你。”

“你被蜇过吗?”

“养蜂不能不蜇吗,只是我们习惯了,蜇一下一个红点,也不大疼。”女人说。

桌上的菜很简单,却很好吃,一碟腊肠,一碟山蕨菜,一碟花生米,还有一碟槐花炒鸡蛋。

女人说:“腊肉和蕨菜是从老家带来的,这两样是你们这里的土特产。”

我连忙解释:“我是对你们放蜂人的生活好奇,双休日,到这来看看。”

女人笑了,说:“其实,我们有什么可采访的呀!年年正月就出来放蜂,从南到北,一直到九、十月份才能回家,烦死了。”

“不放蜂干什么?”男的突然瓮声瓮气地呛了女人一句。

“其实,你们的生活也挺美呢,和春天一起走,眼里看的是鲜花,呼吸的是新鲜空气,喝的是蜂蜜。”

“去做饭吧,让记者在这里吃饭。”男的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对女人说。

我连忙拒绝。不想男人却急了:“你看不起咱?”

“好!好!恭敬不如从命。”

“我请你喝王浆酒,你在别处喝不到的。”男人见我答应,高兴了,神秘兮兮地说。

时光已至正午,蜂儿却不知疲倦,像是空中的小精灵,飞来飞去,忙碌的采集着花蜜。我和养蜂人越说越投机。这男子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也爱说话的。

他告诉我,他们祖辈就从事放蜂的职业,到他这一辈已有五六代了。老婆是苗族人,是苗寨里的尖尖,却硬生生让他这个汉族小伙给抢跑了。他们小夫妻结婚五年,还没要孩子,为的是这养蜂的事业。今年打算要一个,明年让老婆在家呆一年,那就只好他自己出来放蜂了。

他还告诉我,他们放蜂,先赶江南的油菜花,再赶中原的槐花,枣花,一直要向北到大兴安岭的松花,完达山的紫云英花,一年要跑遍大半个中国。当我问他蜂箱怎么运输,蜂蜜怎么卖。他得意了,说:“过去靠火车托运,现在有物流,很方便的。蜂产品销售更不愁了,过去都是卖给供销社,压级压价还不给好脸色。现在好了,买蜜的直接找蜂林子里,城里人图的是新鲜纯正。还有经纪人,一个电话打过去,就会来收,有多少都不愁卖。”

说话间女人已搬出小桌,端上了酒菜。我们三人便坐在树荫下吃饭。间或有蜂儿落在身上,菜盘上。主人看我害怕,忙说:“没事,你不惹它,它不会蜇你。”

“你被蜇过吗?”

“养蜂不能不蜇吗,只是我们习惯了,蜇一下一个红点,也不大疼。”女人说。

桌上的菜很简单,却很好吃,一碟腊肠,一碟山蕨菜,一碟花生米,还有一碟槐花炒鸡蛋。

女人说:“腊肉和蕨菜是从老家带来的,这两样是你们这里的土特产。”



花开的季节 王申

我说:“太好了,在城里的大饭店可吃不到这么新鲜有风味的菜。”

“那是!”男人接过话头说:“你尝尝这酒,这是我泡的王浆酒,喝了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我尝了一口,辣中透甜,果然好喝。

“蜜蜂可浑身都是宝呀!”男人又喝了一口,激动起来,“王浆就不用说了,蜂胶,花粉都入药,连蜂毒都治类风湿。”

不一会儿,我俩便喝得酒酣耳热。男人狡黠地朝我眨眨眼,起身钻进了帐篷,拿了一个玻璃瓶子出来,对我说:“不喝王浆了,你尝尝这个。”我抬头看时,只见瓶子里泡了几个体形硕大的幼虫。男人告诉我:“这是蜂王的幼虫,取出后泡酒,大补。”又对着我耳朵小声说:“特别是——壮阳!”

女人脸上升起一朵红云。我和男子对视了一眼,借酒盖脸,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酒足饭饱,作别了养蜂人,走在林中小径上,脚步儿竟有些踉跄起来,我真的有些醉,醉在今天甜蜜的生活里,醉在洁白如雪的花海间。

行严 陈巨来



大唐芙蓉园晚影 王国强 摄影

现代诗坛

山路·父亲·鹊巢

吴浩雨

山路 一座又一座岗峦 就是乡村阔达的胸怀 太阳每天在这里歇息落脚 太阳每天从这里腾起远行 在曲曲弯弯的山路上 乡村,情深意长

如今父子远离 我更怀念 远逝的枭鹰 走掉的野狼 雾霭中存在的凶险 背着干粮 扁担 镰刀 和父亲一起 上山

鹊巢 燕子恋爱,最爱农家的屋檐 我们不曾见到雕鹰的住所 因为她时常盘旋

喜鹊,技艺高超的建筑师 家在高远的金丝银枝端 她筑起最美的家园 麻雀胆小 窝在鹊巢的旁边

喜鹊忠情 天空的鸳鸯 被成双成对绣在枕边

长尾的喜鹊也很勇敢 敢和老鹰周旋

她的巢 像永不凋谢的宣言

你总希望早起的星辰再亮些 你总希望胃痛的治疗再晚些 你总希望自己的棺木再便宜些

你总希望自己的肩膀再宽些 你总希望自己的扁担再弯些 你总希望日落的太阳再长些

新书架

《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

魏玲

经济杀手,是指那些拿着高薪的顶尖专业人士,他们从世界各国攫取了数以千亿计的金钱。这些钱,通过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其他国外的援助机构,装入美国各大集团公司的金库和少数控制全球自然资源的显赫家族的口袋中。

作者约翰·珀金斯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经济杀手(EHM, Economic Hit Man)。在创作完《自白》之后,曾受到很多人和团体的恐吓,甚至是生命威胁,但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而是紧接着创作了续集,即《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

在创作《经济杀手》过程中,约翰·珀金斯接洽过其他经济杀手和职业杀手——中央情报局雇佣的走狗(他们被收买后,主要以影响、欺骗、受贿,有时甚至以暗杀手段展开工作),并请他们把经历说出来。随着作者写作的深入,经济杀手、职业帮凶、记者、和平队志愿者、公司高管、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官员渐渐浮出水面,纷纷联系到作者,将他们的经历和盘托出。

他终于忙完了,女的进帐篷洗手,男的走过来,递烟给我。我摆手谢绝了。问:“你们是哪人?”

男的自己点上烟,说:“湖南怀化。”

“来多少天了?”

“年年都来,有五六年了。”男子显然没有听清我的问话,便不再再问。

正说着女人从帐篷里出来,摘去斗篷套袖,更显得清秀精明。笑着对我说:“我还以为你是来买蜂蜜的呢!采访我们什么?”

我连忙解释:“我是对你们放蜂人的生活好奇,双休日,到这来看看。”

女人笑了,说:“其实,我们有什么可采访的呀!年年正月就出来放蜂,从南到北,一直到九、十月份才能回家,烦死了。”

“不放蜂干什么?”男的突然瓮声瓮气地呛了女人一句。

“其实,你们的生活也挺美呢,和春天一起走,眼里看的是鲜花,呼吸的是新鲜空气,喝的是蜂蜜。”

“去做饭吧,让记者在这里吃饭。”男的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对女人说。

我连忙拒绝。不想男人却急了:“你看不起咱?”

“好!好!恭敬不如从命。”

“我请你喝王浆酒,你在别处喝不到的。”男人见我答应,高兴了,神秘兮兮地说。

时光已至正午,蜂儿却不知疲倦,像是空中的小精灵,飞来飞去,忙碌的采集着花蜜。我和养蜂人越说越投机。这男子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也爱说话的。

他告诉我,他们祖辈就从事放蜂的职业,到他这一辈已有五六代了。老婆是苗族人,是苗寨里的尖尖,却硬生生让他这个汉族小伙给抢跑了。他们小夫妻结婚五年,还没要孩子,为的是这养蜂的事业。今年打算要一个,明年让老婆在家呆一年,那就只好他自己出来放蜂了。

他还告诉我,他们放蜂,先赶江南的油菜花,再赶中原的槐花,枣花,一直要向北到大兴安岭的松花,完达山的紫云英花,一年要跑遍大半个中国。当我问他蜂箱怎么运输,蜂蜜怎么卖。他得意了,说:“过去靠火车托运,现在有物流,很方便的。蜂产品销售更不愁了,过去都是卖给供销社,压级压价还不给好脸色。现在好了,买蜜的直接找蜂林子里,城里人图的是新鲜纯正。还有经纪人,一个电话打过去,就会来收,有多少都不愁卖。”

说话间女人已搬出小桌,端上了酒菜。我们三人便坐在树荫下吃饭。间或有蜂儿落在身上,菜盘上。主人看我害怕,忙说:“没事,你不惹它,它不会蜇你。”

“你被蜇过吗?”

“养蜂不能不蜇吗,只是我们习惯了,蜇一下一个红点,也不大疼。”女人说。

桌上的菜很简单,却很好吃,一碟腊肠,一碟山蕨菜,一碟花生米,还有一碟槐花炒鸡蛋。

女人说:“腊肉和蕨菜是从老家带来的,这两样是你们这里的土特产。”

我连忙解释:“我是对你们放蜂人的生活好奇,双休日,到这来看看。”

女人笑了,说:“其实,我们有什么可采访的呀!年年正月就出来放蜂,从南到北,一直到九、十月份才能回家,烦死了。”

“不放蜂干什么?”男的突然瓮声瓮气地呛了女人一句。

“其实,你们的生活也挺美呢,和春天一起走,眼里看的是鲜花,呼吸的是新鲜空气,喝的是蜂蜜。”

“去做饭吧,让记者在这里吃饭。”男的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对女人说。

我连忙拒绝。不想男人却急了:“你看不起咱?”

“好!好!恭敬不如从命。”

“我请你喝王浆酒,你在别处喝不到的。”男人见我答应,高兴了,神秘兮兮地说。

时光已至正午,蜂儿却不知疲倦,像是空中的小精灵,飞来飞去,忙碌的采集着花蜜。我和养蜂人越说越投机。这男子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也爱说话的。

他告诉我,他们祖辈就从事放蜂的职业,到他这一辈已有五六代了。老婆是苗族人,是苗寨里的尖尖,却硬生生让他这个汉族小伙给抢跑了。他们小夫妻结婚五年,还没要孩子,为的是这养蜂的事业。今年打算要一个,明年让老婆在家呆一年,那就只好他自己出来放蜂了。

他还告诉我,他们放蜂,先赶江南的油菜花,再赶中原的槐花,枣花,一直要向北到大兴安岭的松花,完达山的紫云英花,一年要跑遍大半个中国。当我问他蜂箱怎么运输,蜂蜜怎么卖。他得意了,说:“过去靠火车托运,现在有物流,很方便的。蜂产品销售更不愁了,过去都是卖给供销社,压级压价还不给好脸色。现在好了,买蜜的直接找蜂林子里,城里人图的是新鲜纯正。还有经纪人,一个电话打过去,就会来收,有多少都不愁卖。”

说话间女人已搬出小桌,端上了酒菜。我们三人便坐在树荫下吃饭。间或有蜂儿落在身上,菜盘上。主人看我害怕,忙说:“没事,你不惹它,它不会蜇你。”

“你被蜇过吗?”

“养蜂不能不蜇吗,只是我们习惯了,蜇一下一个红点,也不大疼。”女人说。

桌上的菜很简单,却很好吃,一碟腊肠,一碟山蕨菜,一碟花生米,还有一碟槐花炒鸡蛋。

女人说:“腊肉和蕨菜是从老家带来的,这两样是你们这里的土特产。”

我连忙解释:“我是对你们放蜂人的生活好奇,双休日,到这来看看。”

女人笑了,说:“其实,我们有什么可采访的呀!年年正月就出来放蜂,从南到北,一直到九、十月份才能回家,烦死了。”

“不放蜂干什么?”男的突然瓮声瓮气地呛了女人一句。

“其实,你们的生活也挺美呢,和春天一起走,眼里看的是鲜花,呼吸的是新鲜空气,喝的是蜂蜜。”

“去做饭吧,让记者在这里吃饭。”男的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对女人说。

我连忙拒绝。不想男人却急了:“你看不起咱?”

“好!好!恭敬不如从命。”

“我请你喝王浆酒,你在别处喝不到的。”男人见我答应,高兴了,神秘兮兮地说。

时光已至正午,蜂儿却不知疲倦,像是空中的小精灵,飞来飞去,忙碌的采集着花蜜。我和养蜂人越说越投机。这男子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也爱说话的。

他告诉我,他们祖辈就从事放蜂的职业,到他这一辈已有五六代了。老婆是苗族人,是苗寨里的尖尖,却硬生生让他这个汉族小伙给抢跑了。他们小夫妻结婚五年,还没要孩子,为的是这养蜂的事业。今年打算要一个,明年让老婆在家呆一年,那就只好他自己出来放蜂了。

他还告诉我,他们放蜂,先赶江南的油菜花,再赶中原的槐花,枣花,一直要向北到大兴安岭的松花,完达山的紫云英花,一年要跑遍大半个中国。当我问他蜂箱怎么运输,蜂蜜怎么卖。他得意了,说:“过去靠火车托运,现在有物流,很方便的。蜂产品销售更不愁了,过去都是卖给供销社,压级压价还不给好脸色。现在好了,买蜜的直接找蜂林子里,城里人图的是新鲜纯正。还有经纪人,一个电话打过去,就会来收,有多少都不愁卖。”

说话间女人已搬出小桌,端上了酒菜。我们三人便坐在树荫下吃饭。间或有蜂儿落在身上,菜盘上。主人看我害怕,忙说:“没事,你不惹它,它不会蜇你。”

“你被蜇过吗?”

“养蜂不能不蜇吗,只是我们习惯了,蜇一下一个红点,也不大疼。”女人说。

桌上的菜很简单,却很好吃,一碟腊肠,一碟山蕨菜,一碟花生米,还有一碟槐花炒鸡蛋。

女人说:“腊肉和蕨菜是从老家带来的,这两样是你们这里的土特产。”

我连忙解释:“我是对你们放蜂人的生活好奇,双休日,到这来看看。”

女人笑了,说:“其实,我们有什么可采访的呀!年年正月就出来放蜂,从南到北,一直到九、十月份才能回家,烦死了。”

“不放蜂干什么?”男的突然瓮声瓮气地呛了女人一句。

“其实,你们的生活也挺美呢,和春天一起走,眼里看的是鲜花,呼吸的是新鲜空气,喝的是蜂蜜。”

“去做饭吧,让记者在这里吃饭。”男的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对女人说。

我连忙拒绝。不想男人却急了:“你看不起咱?”

“好!好!恭敬不如从命。”

“我请你喝王浆酒,你在别处喝不到的。”男人见我答应,高兴了,神秘兮兮地说。

时光已至正午,蜂儿却不知疲倦,像是空中的小精灵,飞来飞去,忙碌的采集着花蜜。我和养蜂人越说越投机。这男子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也爱说话的。

他告诉我,他们祖辈就从事放蜂的职业,到他这一辈已有五六代了。老婆是苗族人,是苗寨里的尖尖,却硬生生让他这个汉族小伙给抢跑了。他们小夫妻结婚五年,还没要孩子,为的是这养蜂的事业。今年打算要一个,明年让老婆在家呆一年,那就只好他自己出来放蜂了。

他还告诉我,他们放蜂,先赶江南的油菜花,再赶中原的槐花,枣花,一直要向北到大兴安岭的松花,完达山的紫云英花,一年要跑遍大半个中国。当我问他蜂箱怎么运输,蜂蜜怎么卖。他得意了,说:“过去靠火车托运,现在有物流,很方便的。蜂产品销售更不愁了,过去都是卖给供销社,压级压价还不给好脸色。现在好了,买蜜的直接找蜂林子里,城里人图的是新鲜纯正。还有经纪人,一个电话打过去,就会来收,有多少都不愁卖。”

说话间女人已搬出小桌,端上了酒菜。我们三人便坐在树荫下吃饭。间或有蜂儿落在身上,菜盘上。主人看我害怕,忙说:“没事,你不惹它,它不会蜇你。”

“你被蜇过吗?”

“养蜂不能不蜇吗,只是我们习惯了,蜇一下一个红点,也不大疼。”女人说。

桌上的菜很简单,却很好吃,一碟腊肠,一碟山蕨菜,一碟花生米,还有一碟槐花炒鸡蛋。

女人说:“腊肉和蕨菜是从老家带来的,这两样是你们这里的土特产。”

我连忙解释:“我是对你们放蜂人的生活好奇,双休日,到这来看看。”

女人笑了,说:“其实,我们有什么可采访的呀!年年正月就出来放蜂,从南到北,一直到九、十月份才能回家,烦死了。”

“不放蜂干什么?”男的突然瓮声瓮气地呛了女人一句。

“其实,你们的生活也挺美呢,和春天一起走,眼里看的是鲜花,呼吸的是新鲜空气,喝的是蜂蜜。”

“去做饭吧,让记者在这里吃饭。”男的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对女人说。

我连忙拒绝。不想男人却急了:“你看不起咱?”

“好!好!恭敬不如从命。”

“我请你喝王浆酒,你在别处喝不到的。”男人见我答应,高兴了,神秘兮兮地说。

时光已至正午,蜂儿却不知疲倦,像是空中的小精灵,飞来飞去,忙碌的采集着花蜜。我和养蜂人越说越投机。这男子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也爱说话的。

他告诉我,他们祖辈就从事放蜂的职业,到他这一辈已有五六代了。老婆是苗族人,是苗寨里的尖尖,却硬生生让他这个汉族小伙给抢跑了。他们小夫妻结婚五年,还没要孩子,为的是这养蜂的事业。今年打算要一个,明年让老婆在家呆一年,那就只好他自己出来放蜂了。

他还告诉我,他们放蜂,先赶江南的油菜花,再赶中原的槐花,枣花,一直要向北到大兴安岭的松花,完达山的紫云英花,一年要跑遍大半个中国。当我问他蜂箱怎么运输,蜂蜜怎么卖。他得意了,说:“过去靠火车托运,现在有物流,很方便的。蜂产品销售更不愁了,过去都是卖给供销社,压级压价还不给好脸色。现在好了,买蜜的直接找蜂林子里,城里人图的是新鲜纯正。还有经纪人,一个电话打过去,就会来收,有多少都不愁卖。”

说话间女人已搬出小桌,端上了酒菜。我们三人便坐在树荫下吃饭。间或有蜂儿落在身上,菜盘上。主人看我害怕,忙说:“没事,你不惹它,它不会蜇你。”

“你被蜇过吗?”

“养蜂不能不蜇吗,只是我们习惯了,蜇一下一个红点,也不大疼。”女人说。

桌上的菜很简单,却很好吃,一碟腊肠,一碟山蕨菜,一碟花生米,还有一碟槐花炒鸡蛋。

女人说:“腊肉和蕨菜是从老家带来的,这两样是你们这里的土特产。”

我连忙解释:“我是对你们放蜂人的生活好奇,双休日,到这来看看。”

女人笑了,说:“其实,我们有什么可采访的呀!年年正月就出来放蜂,从南到北,一直到九、十月份才能回家,烦死了。”

“不放蜂干什么?”男的突然瓮声瓮气地呛了女人一句。

“其实,你们的生活也挺美呢,和春天一起走,眼里看的是鲜花,呼吸的是新鲜空气,喝的是蜂蜜。”

“去做饭吧,让记者在这里吃饭。”男的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对女人说。

我连忙拒绝。不想男人却急了:“你看不起咱?”

“好!好!恭敬不如从命。”

“我请你喝王浆酒,你在别处喝不到的。”男人见我答应,高兴了,神秘兮兮地说。

时光已至正午,蜂儿却不知疲倦,像是空中的小精灵,飞来飞去,忙碌的采集着花蜜。我和养蜂人越说越投机。这男子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也爱说话的。

他告诉我,他们祖辈就从事放蜂的职业,到他这一辈已有五六代了。老婆是苗族人,是苗寨里的尖尖,却硬生生让他这个汉族小伙给抢跑了。他们小夫妻结婚五年,还没要孩子,为的是这养蜂的事业。今年打算要一个,明年让老婆在家呆一年,那就只好他自己出来放蜂了。

他还告诉我,他们放蜂,先赶江南的油菜花,再赶中原的槐花,枣花,一直要向北到大兴安岭的松花,完达山的紫云英花,一年要跑遍大半个中国。当我问他蜂箱怎么运输,蜂蜜怎么卖。他得意了,说:“过去靠火车托运,现在有物流,很方便的。蜂产品销售更不愁了,过去都是卖给供销社,压级压价还不给好脸色。现在好了,买蜜的直接找蜂林子里,城里人图的是新鲜纯正。还有经纪人,一个电话打过去,就会来收,有多少都不愁卖。”

说话间女人已搬出小桌,端上了酒菜。我们三人便坐在树荫下吃饭。间或有蜂儿落在身上,菜盘上。主人看我害怕,忙说:“没事,你不惹它,它不会蜇你。”

“你被蜇过吗?”

“养蜂不能不蜇吗,只是我们习惯了,蜇一下一个红点,也不大疼。”女人说。

桌上的菜很简单,却很好吃,一碟腊肠,一碟山蕨菜,一碟花生米,还有一碟槐花炒鸡蛋。

女人说:“腊肉和蕨菜是从老家带来的,这两样是你们这里的土特产。”

我连忙解释:“我是对你们放蜂人的生活好奇,双休日,到这来看看。”

女人笑了,说:“其实,我们有什么可采访的呀!年年正月就出来放蜂,从南到北,一直到九、十月份才能回家,烦死了。”

“不放蜂干什么?”男的突然瓮声瓮气地呛了女人一句。